

一個屋簷下的性別權力關係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1996-2008)

楊婉瑩*、李冠成**

《本文摘要》

本文主要討論婚姻中的權力關係對於個人國族認同的影響。相較於既有研究著重於認同的集體變遷，本研究將分析的視角置於個別家戶之中，探討婚姻對個人認同的影響，以及不同的夫妻權力關係在形塑個人政治認同上可能產生的影響。家庭權力關係理論指出，夫與妻相對的社經資源多寡及性別角色差異，會影響夫妻間權力分配的多寡，本文藉由1996年至2008年的橫斷面調查訪問資料，觀察婚姻中的權力關係是否會影響男女的國族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個人的國族認同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而且女性的認同受到配偶影響的程度大於男性。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也顯示，影響男性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的主要因素，是「自己的省籍」、「自己的政黨認同」和「訪問年度」，這些因素也同樣影響女性。不同於男性的是，在女性的部分，在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與統獨國家選擇上，「配偶的省籍」有其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其中，女性的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受到丈夫省籍的直接影響，而與夫妻之間的社經背景及政治涉入感差異無關。相對地，女性的統獨國家選擇則是受到配偶省籍的間接影響，此種間接影響指的是，當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時，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丈夫省籍的影響。簡言之，妻向夫的認同傾斜並非普遍或固定的現象，在不同認同層面上，發展出不同的夫妻認同影響模式，且受到不同家戶中夫妻相對權力關係的影響。

關鍵詞：國族認同、族群認同、國家選擇、婚姻關係、性別權力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wyang@nccu.edu.tw。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95252501@nccu.edu.tw。

壹、前言

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國族認同的分歧經常造成社會群體之間的猜忌和對立，進而切割了我國政黨政治版圖的藍綠分野，它一方面牽動政治菁英的競選操作策略，另一方面又影響民衆的政治偏好和投票抉擇，其重要性不言可喻。¹ 過去的研究普遍認為，個人的族群認同和國家選擇，² 主要是受到個人省籍背景的影響，也就是，本省人具有較高程度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獨傾向，而外省人則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在兩岸的態度上偏向統一，省籍、族群認同、統獨立場之間彼此高度相關（王甫昌 1994；1998；吳乃德 1993；徐火炎 1996）。然而，近年來，隨著政黨輪替及兩岸情勢轉變，個人省籍背景和國族認同之間的連結逐漸鬆動（徐永明與范雲 2001；鄭夙芬 2009），越來越多的民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擁有雙重認同，在統獨議題上，儘管維持現狀是多數的主張，但考量一些現實的條件，和戰及經貿交流等情境因素也會左右民衆對於兩岸問題的看法（吳乃德 2005；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 2009；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 2009）。這意味著國族認同，跟身份、性別、階級認同不同，其成份包含了較多的主觀性、游離性和政治可操作性，使得看似一脈相傳的族裔——認同傳遞模式，產生各種不同想像的旁枝細節。

造成國族認同產生差異的因素眾多。大致來說，有些研究著重族群社會關係或族群政治競爭等因素對於個人國族認同的影響（王甫昌 1993；1994；1998）。也有學者從總體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角度來觀察認同的變化趨勢，強調促成國族認同轉變的時期或世代效果（徐永明與范雲 2001；盛杏媛 2002；陳義彥與陳陸輝 2003；陳陸輝與周應龍 2004）；或者以糾纏於兩岸之間的武力威脅或經濟利益，來分析民衆國族認同的情感與利益考量（吳乃德 2005；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 2009；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 2009）。的確，這些因素對於解釋台灣近年來國族認同的變化有其獨到之處；然而，上述研究強調社會集體性因素對於認同的影響，相對忽略了微觀的人際關係對於個人認同的影響，特別是在個人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配偶關係，也就是婚姻在形塑個人政治認同

¹ 在政治態度和行爲的領域中，有關我國族群認同、統獨立場和民族主義的相關文獻甚多，除上文列舉的研究之外，還包括：盛杏媛（2002）、陳陸輝與周應龍（2004）、陳義彥與陳陸輝（2003）、盛杏媛與陳義彥（2003）、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2009）、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2009）、Chang 與 Wang(2005)、Chu(2004)、Hsieh 與 Niou(1996)、Niou(2005)、Wang 與 Liou(2004)。

² 國內既有的研究中，國族認同或國家認同的概念經常混用，但有時又指涉不同的意涵。本研究對於國族認同的界定接近吳乃德（1993）的主張，也就是國族認同蘊含了兩個層面：一是情感上個人所認同的群體，二是建構屬於該群體的政治實體，在操作上，國族認同包含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以及統獨的國家選擇。

上可能發揮的影響力。就家庭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而言，婚姻是一個重要的情境因素，因為婚姻關係可能將兩個來自不同背景、政治態度迥異的人組合在一起，透過生活中各種溝通和說服的機會，彼此磨合，達到社會化趨同的效果；或自衝突中妥協出相處之道，相互包容政治上的歧見 (Beck and Jennings 1975; Stoker and Jennings 1995)。而國家認同此一高度爭議的政治分歧，在婚姻的夫妻磨合與互動中是否會受到另一半的影響，是本研究第一個試圖釐清的問題。

婚姻對於個人國族認同的影響是本研究的問題起點，而其作用最明顯表現在配偶兩人的族群背景有所不同時。過去的研究發現，通婚的配偶中，本省妻子的族群認同容易受到外省丈夫的認同影響，族群關係和性別關係，都是決定夫妻之間國族認同影響方向的重要因素。這樣的夫妻之間的認同影響模式，主要是「弱勢族群（本省）的認同往優勢族群（外省）靠攏，弱勢性別（妻子）的認同向優勢性別（丈夫）傾斜」，這樣的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形塑了一個屋簷下的國族認同影響模式和方向（王甫昌 1993；2001；王雯君 2005；楊婉瑩 2009）。不論是從族群或是由性別的角度來觀察婚姻對認同的影響，共通之處在於：在家庭中，權力的不對等所造成的認同作用模式。因為族群直接影響了個人的國族認同，加以過去族群的權力落差較明顯，相關分析習以族群強弱或競爭關係來解讀夫妻間的影響方向；然而，當族群權力關係越趨均勢後，夫妻之間仍存在單向影響時，使得我們必須回到問題的原點：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夫妻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而使得其中一方的認同朝另一方的認同傾斜？

雖然整體社會的男強女弱仍然存在，但是夫妻間的權力關係並非固著的，在每個家戶內樣貌則是更為複雜，整體社會的性別權力差異，轉化到個別家庭時，可能呈現出多樣不同的性別權力組合。特別是，在社會經歷轉型變遷的過程中，許多性別權力關係呈現不均勻的分佈情況，有些家庭內部夫妻的權力關係仍存在傳統男強女弱，有些家庭內部對偶關係已經漸趨平等；而這些不同的性別關係乃是受到男女的社經地位差異，以及文化上的性別角色與政治分工的影響。既有的家庭權力關係研究也指出，夫與妻相對的社會資源多寡及性別角色差異，會影響夫妻間權力分配的多寡。而個別家庭內部夫妻的社經地位落差，是否會使得處於相對社經地位弱勢的妻子之國族認同容易受到影響？又或者，即便夫妻雙方客觀的社經條件相當，兩性社會化所造成的角色分工，使得女性對於政治較不願表態或是較不熱衷，這樣的政治性別分工是否可能造成夫妻對彼此國家認同的影響力差異？在家庭中究竟是什麼樣的權力關係或是機制，影響了配偶的國族認同方向，是本研究的核心問題。藉由 1996 年至 2008 年的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調查訪問資料，本文試圖觀察婚姻是否會影響男女的國族認同，並進一步檢視夫妻之間的認同會受到哪些權力關係的影響。

貳、變動中的族群認同與國家選擇

自從台灣開始有競爭性的選舉以來，國族認同的爭議始終是最顯著的政治分歧。但學界對於國族認同的內涵究竟為何以及國族認同為何轉變等問題，至今仍無一致的定論，因此在進入夫妻之間國族認同影響的討論之前，必須先釐清國族認同的定義。國族認同乃是個人對於所屬政治共同體的確認，在台灣涉及兩個層面：一是情感上個人所認同或歸屬的群體，也就是族群認同究竟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爭議；二是建構屬於該群體的政治實體，也就是國家選擇為統或獨的爭議（吳乃德 1993）。廣義而言，在台灣國族認同的兩種討論方式，皆涉及對國家／族群範圍的不同想像。因此，本文的國族認同將包含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以及統獨的國家選擇。

根據吳乃德（2008）的看法，他認為族群團體是「大社會中的群體，它具有真實的、或眾所認定的共同祖先，基於歷史經驗而產生的集體記憶，以及一個或數個作為該群人民的表記的文化象徵元素，此外，一個必備的要素是：群體的成員之間有這樣的類屬感」（Schermerhorn 1970, 12, 轉引自吳乃德 2008, 18）。因此族群的概念比較像是一個文化社群，他們以文化的差異來區分我群和他群之不同。不過，這並非意謂族群的界線一旦被這些差異區隔就恆古不變，相反地，因為族群之間的差異是被主觀認定的，所以這個主觀性使得族群認同具有可變性和可塑性，使得認同出現各種不同的可能；例如，產生新的族群認同或具有雙重認同等。換言之，族群認同的構成要素，雖然是以血緣、歷史、文化等原生連綴為基礎，同時也蘊含了人為主觀建構的成份。因此，不論人們是以共同血緣、歷史經驗、文化差異或地理政治來界定自我，其最大公約數都是認同者對於某一特定群體的心理情感依附。

在台灣的情境脈絡下，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其蘊含的成份有原生連綴，同時也有主觀建構的意涵。例如，研究台灣 90 年代族群政治的學者就認為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反映了當時本省籍和外省籍菁英在競爭政治、經濟與文化等資源時，所激化出的族群意識和族群動員（王甫昌 1998）。隨著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不再是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的衝突，而是象徵層次『認同』的衝突」（吳乃德 2002, 76）。相關調查訪問顯示，自 1996 年之後，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大幅攀升，其比例與雙重認同者並駕齊驅，而中國人認同者的比例則顯著減少。³ 這個結果一方面顯示個人族群身份雖然對於個人認同有影響，但長時間而言，影響力在逐漸減少，而且外在的經驗（例如：台海飛彈危機）也會影響認同的變化。徐永明與范雲（2001）發現本省與外省人雖有顯著

³ 相關調查訪問資料可參考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0）。

的認同分歧，但這樣的分歧正逐漸減少，並且都往台灣人認同方向移動。

相對而言，統獨立場則指涉國家未來的定位和方向，統獨一方面反映了國族認同的終極情感歸屬，但另一方面也無法擺脫現實條件的利益糾葛。在海峽兩岸政治經濟持續隔閡，以及軍事外交相互對立的情況下，民衆的統獨立場和國家選擇不得不考量現實的條件。因此，主張台灣民族主義者可能受到中共武力威脅的限制，而對支持台灣獨立有所保留，同樣地，抱持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人，也可能因為兩岸發展條件的差距，而對統一採取保留的態度（吳乃德 1993；2005）。就台灣民衆統獨立場的變化而言，相關經驗研究發現，影響民衆統獨態度的因素除了個人族群背景和政黨認同之外，也和整體政黨政治的大環境相關，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政策使得台灣民衆支持統一的比例下降，而傾向獨立的比例上升（陳陸輝與周應龍 2004）。再者，不同政治世代的民衆因為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成長經驗，因此對統獨有不同的看法，年輕世代的群衆相對於年長世代較傾向維持現狀（盛杏媛 2002；陳義彥與陳陸輝 2003；陳陸輝與周應龍 2004）。越來越多研究探討兩岸之間的「戰爭風險」與「磨合成本」⁴，這些跟兩岸互動相關的現實因素牽動個人對統獨的情感取向以及利益成本考量（Chu 2004; Niou 2005; 石之瑜 2005；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 2009；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 2009；劉嘉琳 2006）。

綜上所述，自台灣民主化以來，國族認同不論是在認同的內涵上，或是在認同的方向上均發生變化，其變化的情形可以從近年來民衆的台灣人或中國人認同以及統獨態度的變遷趨勢中窺知。造成國族認同變動的因素，過去的研究大多強調集體的社會變遷或是族群關係對認同的影響，也就是，在集體的意義上，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歷史文化與族群經驗影響，也受到外在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作用。然而，這類研究卻鮮少注意到，在個體的層次上，個人的社會家庭關係，也不斷地塑造著個人的國族認同。因此，本研究試圖將國族認同的問題，置於每個家戶之中，探討婚姻是否會對夫妻的國族認同產生影響？以及家戶中的夫妻權力關係如何形塑國族認同的影響模式？

參、婚姻對夫妻國族認同的影響

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婚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境因素，因為步入婚姻生活後，無論丈夫或妻子都必須面對一個嶄新的生活環境，學習共同生活並且彼此溝通、協調和適應，因此婚姻往往是個人態度和行爲的重要轉折點。就個人政治態度的持續與變遷而言，雖然

⁴「戰爭風險」和「磨合成本」指民衆在統獨傾向上的務實考量，相關討論請參考耿曙、劉嘉薇與陳陸輝（2009, 25-29）。

一個人的政治取向大多來自於家庭的代間政治態度傳遞，但是婚姻的情境也可能使得個人在婚後受到配偶的影響而產生改變 (Beck and Jennings 1975; Stoker and Jennings 1995)。⁵

婚姻改變個人的政治態度，使得夫妻之間的政治定向趨同，在家庭政治社會化研究中已有相關的發現。Zuckerman、Fitzgerald 與 Dasović(2005) 用英國和德國的定群追蹤樣本，發現約有四成左右的夫妻會支持同一政黨，這個比例雖然沒有想像中的高，但是少有夫妻支持不同陣營或意識型態相反的政黨。家庭中夫妻雙方的互動和政治暗示是導致他們趨同的主要原因，夫妻在一起的時間越久，擁有相同政黨認同的可能性就越高。就影響方向是單向或雙向而言，其研究發現無論男女，另一半上一個時間點的政黨認同都會顯著影響受訪者自己的政黨認同，所以是他們認為夫妻之間的政黨認同是互相影響的社會化趨同過程。Stoker 與 Jennings(2005) 運用四筆定群追蹤樣本的資料，發現夫妻間多項政治態度（包括政黨認同、投票抉擇、意識型態及各種政策立場等）確實會受到社會化的影響而越趨相似，其原因除了擇偶的考量之外，也和夫妻婚後共享相似的生命經驗有關，例如，生活在共同的環境、工作選擇和家庭育幼，以及暴露在相同的媒介環境中等，使得夫妻兩人發展出相似的觀點。另外，婚後夫妻間經常且長期的溝通，也是趨同的重要因素。在影響的方向上，Stoker 與 Jennings(2005, 64-68) 則發現，不同的政治態度有不同的夫妻影響模式，但整體而言，丈夫的影響力大於妻子。

而夫妻間國族認同的相互影響，最明顯的乃是表現在，原本具有不同的族群背景與認同的通婚配偶，在婚後認同越趨相近。⁶ 一般來說，國內關於族群通婚與族群融合的討論，王甫昌（1993）以同化及多元論檢視通婚對於族群意識的影響發現：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有某種程度的影響；然而，此種省籍通婚的同化效果是單向的。通婚後第一代外省男性仍保持其原本的語言文化和族群認同，但第一代本省女性通婚後其語言文化和族群認同比較容易受到另一半的影響，接近外省族群。因此，他認為省籍族群在語言、認同的同

⁵ 由於國內學界尚缺乏長時期的定群追蹤研究相關資料庫，因此本研究無法檢測個人認同的發展歷程，亦無法得知配偶對於個人國族認同之影響是婚前或是婚後產生。事實上，本文分析的焦點並非「夫妻的國族認同何時（婚前/婚後）轉變」；相對地，而是將夫妻間婚前和婚後的影響都視為「婚姻過程」中的磨合與互動，再進一步探討婚姻中的權力關係如何形塑夫妻的國族認同影響模式。作者在此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提醒與指正。

⁶ 通婚造成的影響模式有三種：第一是同化論，認為婚姻的親密關係使得生物性的差異有融合的機會，讓族群認同的同化成為可能 (Gordon 1964; Stephan 1991; Stephan and Stephan 1989, 507; Yinger 1981, 249-256)。第二，多元論則主張不同族群之間雖然通婚，但彼此的族群界線並不會就此消失 (Alba 1990; Cohen 1983)。最後，競爭論則強調族群之間的單向影響，亦即族群接觸未必會造成認同的轉變，特別是在族群之間開始競爭相同的稀有資源時反而可能阻礙族群之間認同的同化 (Olzak 1992; Portes 1984)。其中，優勢族群為了維繫既存的社會層級和差別利益，傾向用教化的方式融合其他弱勢族群 (Levin et al. 1998; Sidanius et al. 1997)。

化，是受到整體大社會中，團體層次的族群關係影響，族群的政治競爭抵銷了省籍通婚對於外省人族群認同的影響，僅剩下外省族群對本省族群的影響。在 2001 年的研究中，他指出台灣的通婚率比過去更高，族群通婚夫妻的比例接近 1/4，如果把其他家族成員的通婚狀況也算進來的話，超過三成以上的民衆，其親屬間至少有一種通婚的情形（王甫昌 2001, 400-406）。該研究也指出，台灣的通婚率不但上升，而且也擺脫以往外省男娶本省女的單一通婚模式，多元通婚模式的結果使得通婚對於族群相關與認同態度的影響也越趨混雜；整體而言，和過去相比，省籍通婚的影響力在本省人中下降，但對於外省人的影響則在增加，大致而言沒有明確的方向（王甫昌 2001）。

再者，王雯君（2005）針對 12 位閩客通婚的研究指出，由於傳統漢人社會的家庭觀念以男方作為家族血脈傳承的依歸，女性出嫁如同潑出去的水，一旦嫁入夫家就要背負著「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魂」的道德壓力，所以對於嫁入夫家的女性而言，他們必須極力地適應和融入這個一切以夫婿為主的環境，使得女性在族群認同上作較大的犧牲（王雯君 2005, 132）。楊婉瑩（2009）的研究顯示出，夫妻之間的權力不對等，使得父親相對於母親的族群背景，更容易影響子女的族群認同和統獨立場；而丈夫對妻子的認同影響則是大於妻子對丈夫的認同影響，呈現了一種「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父系國族認同。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學界對於婚姻是否影響夫妻的國族認同，大致皆主張夫對妻之影響大於妻對夫，不過解釋的途徑有從族群的角度亦有從性別的觀點，兩種解釋途徑尚未整合。本文則認為婚姻涉及家庭層次內夫妻雙方的接觸與互動，只著重族群權力差異的途徑忽略了家庭私領域中性別權力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婚姻不僅可能是不同族群背景的組合，也是不同性別的組合，婚姻在配偶間政治認同方向上所形成的效果，主要是透過族群權力關係及性別權力關係的交互運作來產生影響。

本研究試圖探討婚姻中的族群與性別組合對於夫妻的國家認同的影響。在現象面，初步透過經驗資料回答下面兩個問題：⁷ (1) 婚姻對於個人的台灣人 / 中國人認同和統 /

⁷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採自下列四筆：

1. 「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NSC85-2414-H004-017-Q3)，計畫主持人為謝復生教授，計畫執行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期間是 1995 年 8 月至 1996 年 7 月。
2. 「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NSC89-2414-H004-021-SSS)，計畫主持人為陳義彥教授，計畫執行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期間是 1999 年 8 月至 2000 年 7 月。
3. 「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TEDS 2004P)(NSC92-2420-H031-004)，計畫主持人為黃秀端教授，該計畫由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國立中正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及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共同執行。
4. 「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V)：民國九十七年總統選舉

獨態度是否有影響？(2) 婚姻對於國族認同的影響力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是否相同？爲了觀察婚姻是否在男女身上產生不同的效果，以下區分男女樣本，並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簡稱 MNL）分別檢視 1996 年至 2008 年，受訪者自己省籍和配偶省籍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以及統／獨的影響。就研究設計的範疇而言，檢視夫妻彼此的認同是否受到另一半影響的最直接方法是，觀察配偶的國族認同對於受訪者本身國族認同的影響，但在缺乏配偶國族認同的問卷資料下，因此本文根據理論假定國族認同具有原生連綴的成份，同時過去研究也指出個人省籍背景與國族認同高度相關，以配偶省籍作爲觀察夫妻之間認同影響的替代變數。另外，在省籍的變數設定上，我們將閩南人和客家人合併爲本省人，與其對照的是籍貫爲大陸各省市的外省人（詳細的變數操作方式請參考附錄三）。此外，爲了減少資料表格所佔的篇幅，因此下表僅呈現省籍對於認同影響之勝算對數比 (odds ratio) 及其顯著性，⁸ 完整的模型資訊與請參見附錄一。

無論是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或獨立／統一立場，如果婚姻對於個人國族認同沒有任何影響的話，那麼在控制自己的省籍背景之後，配偶的省籍對於個人國族認同應該沒有影響；換言之，理論上我們可以預期受訪者的認同只跟自己的省籍相關，配偶的省籍則與認同無關，也不需要將之納入統計模型中。然而，表一和表二的結果顯示，配偶的省籍會影響個人的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或獨立／統一立場，而且女性受到影響的程度大於男性。

首先，在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方面（表 1），男性樣本中顯示，自 1996 年至 2008 年，男性受訪者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受到自己省籍背景持續且顯著的影響，但配偶的省籍只有在 1996 年具有顯著的影響，在其他年度，配偶省籍的影響力則未達統計檢

面訪案」(TEDS 2008P)(NSC96-2420-H004-017)，計畫主持人爲游清鑫教授，該計畫由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共同執行。

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之所以採用這四筆資料的原因是，它們都是在歷次總統大選後進行的民意調查，訪問的時間點不但甚爲重要而且每間隔四年一次，是觀察我國民眾政治態度變化趨勢的理想資料型態。再者，這四筆資料都是由專業的學術單位執行，從問卷設計、訪員培訓、執行訪問、資料檢核到資料釋出的每一個步驟，都盡可能地採取標準化的一貫流程，而且題目的相似程度高，使得研究可以盡量減少問題措辭不一致的偏誤。最後，這四筆資料都是以全國合格公民爲母群體，依據「多階段抽樣法」和「抽取率與抽出大小成比例」(Proportional probabilities to size, PPS) 抽出正取樣本，各年度訪問成功的樣本數分別爲 1,396、1,181、1,823、1,905，經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變數加權後檢定，樣本與母體無顯著差異，這表示資料具備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⁸ 勝算對數比的值域是以 1 爲界落在 0 至無限大之間，在解讀上，當該值大於 1 表示感興趣事件發生的機率大於 0.5，且自變數和依變數之間的相關方向呈正相關；若該值小於 1 且越接近 0 則表示感興趣事件發生的機率越低，且自變數和依變數爲負相關。

定的顯著水準。具體而言，以 1996 年為例，當男性受訪者自己省籍為本省時，其認同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外省籍的 10.36 倍，然而，當男性受訪者配偶的省籍為外省時，其認同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配偶為本省人的 0.29 倍；換言之，在 1996 年，外省配偶傾向降低男性受訪者認同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機率。但在之後的年度，男性受訪者則不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

相反地，影響女性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因素，除了自己的省籍背景之外，配偶省籍也是影響女性受訪者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重要因素，亦即在控制自己省籍的條件下，當女性的配偶是外省人時，其認同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機率顯著下降，這意謂女性的認同較容易受到另一半省籍的影響。在比較男性和女性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跨年趨勢部分，可以發現其相似處在於，從 1996 年至 2008 年，自己的省籍背景皆會對族群認同產生影響，相異處則是我們可以在女性身上進一步觀察到，配偶省籍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明顯和持續的效果，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到了 2008 年，無論男女配偶省籍的影響力皆消失。

表 1 區分男女樣本，自己省籍和配偶省籍對於台灣人／中國人的影響 (1996~2008)

	1996	2000	2004	2008
男性樣本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自己本省／外省	10.355***	9.996***	13.176***	6.901***
配偶外省／本省	0.285*	0.277	0.402	0.318
樣本數	518	445	587	638
女性樣本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台灣人／中國人
自己本省／外省	22.551***	9.628***	5.164***	6.344***
配偶外省／本省	0.179***	0.151***	0.121***	0.586
樣本數	510	451	656	690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6）、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中國人。

2. 細格中的數字為同時控制自己省籍和配偶省籍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勝算對數比，模型的迴歸係數、標準誤、樣本數及統計模型相關資訊請參照附錄一。

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其次，在國家選擇方面（表 2），如果婚姻對於個人的統獨立場沒有影響而且男女之間沒有任何差異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在資料上觀察到，控制自己省籍後，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的統獨立場無顯著影響。事實上，表 2 所呈現的結果證明，個人的統獨立場不但和配偶省籍有關，而且配偶省籍的影響力在兩性之間有明顯的差別。詳言之，在男性樣本部分，就整體的趨勢而言，影響男性受訪者統獨立場的因素是自己的省籍背景，亦即從

1996年至2008年，當男性受訪者為本省人時，其支持獨立相對於統一的勝算，皆明顯高於外省籍者。而配偶省籍的影響力只有在2004年達顯著水準，其他各年度則皆不顯著。

相反地，女性樣本則呈現不一樣的趨勢，從1996年至2008年，除08年之外，配偶省籍對於女性受訪者的統獨態度呈現顯著且一致的影響，即便我們在模型中已控制自己的省籍；舉例來說，在1996年，當女性受訪者配偶的省籍是外省時，其支持獨立相對於統一的勝算，是配偶為本省人的0.15倍。換言之，在比較男女統獨立場的逐年差異上，雖然自己的省籍背景皆和統獨有顯著關聯，但配偶省籍對於統獨的影響效果在女性身上較為明顯且一致，而在男性身上的效果則較為有限。⁹

表2 區分男女樣本，自己省籍和配偶省籍對於獨立/統一的影響(1996~2008)

	1996	2000	2004	2008
男性樣本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自己本省/外省	10.895***	9.886**	6.219***	9.328***
配偶外省/本省	0.318	0.458	0.213**	0.741
樣本數	469	414	566	607
女性樣本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獨立/統一
自己本省/外省	7.060*	2.558	6.812***	8.590***
配偶外省/本省	0.151**	0.160**	0.305**	0.501
樣本數	415	377	595	637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6）、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統一。

2. 細格中的數字為同時控制自己省籍和配偶省籍對於獨立/統一之勝算對數比，模型的迴歸係數、標準誤、及統計模型相關資訊請參照附錄一。

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⁹ 雖然表1和表2的結果顯示，女性的國族認同（台灣人/中國人、統/獨）和配偶省籍有顯著且一致的關聯，但仔細推敲其因果，卻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是「擇偶論」，也就是女性在與異性的交往過程中，主動選擇了跟自己政治認同相近的人；第二是「影響論」，亦即女性在與伴侶的交往過程中，其政治認同受到配偶的影響。擇偶論成立的基礎是個人依照自己的政治認同選擇伴侶。然而，Stoker與Jennings(2005, 53)指出男女交往雖然會建立在一些相似的條件上，如族群背景、社經地位或宗教信仰；但是，政治立場是否一致往往不是擇偶的重要條件。再者，若從資料結果來倒推擇偶論的因果邏輯，也不容易解釋為什麼擇偶機制僅發生在女性身上，而男性在選擇伴侶時卻不考量政治認同因素。總之，在缺乏定群追蹤樣本的條件下，我們很難直接檢驗上述假設，因此，本研究的替代方案是，藉由控制自己省籍背景和教育程度等政治相關變數，探討婚姻過程中，不論婚前或婚後，為什麼女性的國族認同傾向受到配偶之影響。

總結上面的資料，不論是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或是統獨的國家選擇，都呈現出相似的族群與性別作用模式。婚姻對於受訪者族群認同和國家選擇的影響，可以被拆解為族群和性別兩個因素互動的結果。由族群的角度來看婚姻對於認同的影響，可以發現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自己省籍持續且一貫的影響；從性別的角度而言，則可觀察到配偶省籍對於個人國族認同的影響力男女有別，女性的認同相對於男性容易受到另一半省籍的影響。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夫妻之間相互影響關係的強弱，除了受到族群關係的影響外，更和夫妻之間其他權力關係息息相關；也就是，當性別之間所存在的社會分工以及權力落差，進入個別家庭中，又可能會影響到夫妻認同的作用能力與方向。因此，我們必須把婚姻所造成的影響，放在夫妻的兩性權力關係中來探討。

肆、一個屋簷下的國族認同影響模式

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配偶的影響，除了夫妻間的族群競爭之外，還包含了夫妻間的性別角力，這樣的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形塑了一個屋簷下的國族認同影響模式和方向。以下本文從家庭內部的性別權力組合來探討，為什麼妻子的國族認同較容易受到配偶的影響？也就是丈夫影響妻子認同的運作機制為何？

一、夫妻之間的性別權力差異對認同的影響

雖然丈夫的省籍比較容易影響妻子的國族認同，然而該影響並非是絕對的或是總是單向的，男強女弱的性別秩序也並非必然，而是在特定條件之下產生的結果；當該條件改變時，家庭中的認同影響方向也將隨之改變。楊婉瑩（2009）的研究發現，隨著社會結構變遷、現代化的發展、婦女運動的發展，以及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女性獲得賦權之後，性別權力關係隨之改變，逐漸減弱垂直代間的父系認同傳遞模式，但是在水平的家庭關係中，先生對太太國族認同的影響仍持續存在。整體來說，該研究透過世代的比較進行了集體趨勢性的分析，檢視男強女弱對認同的影響隨著時代變化的軌跡，但並未深入個別家庭內部動態的權力關係，來探討造成夫妻之間認同影響的機制：為何在某些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認同同化影響較強，而在某些家庭中，夫妻之間仍保有各自原生性的國族認同，這也是本研究試圖進一步分析的重點。

個人認同受到婚姻關係中夫妻權力落差的影响。婚姻中夫妻權力的概念，依照學者的定義為「在重要家庭決策上，以本身的意志或偏好去影響配偶的能力」（伊慶春與蔡瑤玲 1989, 117）。解釋婚姻中夫妻權力 (marital power) 差異的理論，可以分為兩種：交換／資源理論以及性別文化規範兩種主要的解釋 (Beckman-Brindley and Tavormina 1978;

Blood and Wolfe 1960; Scanzoni and Fox 1980)。¹⁰ 第一種資源論或是交換理論，強調夫妻之間透過資源交換來維持關係的平衡，而夫妻雙方所擁有的資源，通常是經濟資源，影響相對夫妻之間的協商能力，也影響夫妻間的權力關係。第二種夫妻權力關係理論，則是強調文化規範對於夫妻權力的影響，越是持有傳統性別分工價值者，夫妻間權力越不平等；反之夫妻越是具備平權價值者，夫妻間的權力越均勢 (Sexton and Perlman 1989)。

資源論或是交換理論認為，男性比女性擁有較大權力，乃是因為男性是家庭收入主要來源，而女性則相對提供家務勞動 (Coltrane 1996)。這樣的分工模式使得男性擁有較多權力，因為其在家庭中擔任比較「重要」的經濟提供者角色，貢獻較多資源而擁有較多權力。太太在家庭中所具有的權力，往往受到其能否接觸到先生所具備資源（就業技能、報酬，以及社會地位）的影響 (Scanzoni 1982)。而當女性逐漸進入職場，傳統家庭中夫妻的權力關係也隨之改變。當夫妻雙方能提供的經濟資源越趨相似或是均等，共同負擔家計，對另一方提供的資源依賴越少，夫妻之間的權力也越趨平等。資源論的實證研究中，討論家庭權力關係多數以家務分工為觀察重點，家庭權力關係中較為弱勢的一方往往也必須承擔重複性高且繁瑣的家務。多數研究以夫妻的收入、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作為相對資源的指標，發現擁有較多資源的一方，在家庭中擁有較多協商權力，擔負的家務責任較少 (Huber and Spitze 1983; Maret and Finlay 1984; 呂玉暇與伊慶春 2005)。然而，擁有經濟資源多寡對於家庭權力的影響並非必然，不少研究也發現，女性掌握越多經濟權力，對於女性控制家中金錢、決策權力，以及家務分工的影響並不大 (Berk 1985; Blumstein and Schwartz 1983; Hochschild 1989; Safilios-Rothschild 1967; Scanzoni 1979; Tichenor 1999; Whyte 1990)。

經濟資源論並無法完全解釋婚姻中夫妻權力的差異，相關研究因而轉向強調性別價值或文化規範對於夫妻權力的影響。文化論或是規範論，強調影響夫妻權力差距的原因，除了夫妻間資源差異之外，更受到文化對於夫妻性別分工以及權力分配的期望或是規範的影響。即使夫妻擁有的資源相近，仍可能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擁有資源的妻子，在傳統性別價值規範的影響下，仍會扮演相對服從性的角色。Komter(1989; 1991) 指出婚姻中

¹⁰ 關於夫妻權力差異，國內學者伊慶春與蔡瑤玲（1989）將相關解釋都歸之為資源論，在此理論下又可分為三種：一是相對資源論，強調夫妻雙方相對資源多寡決定夫妻權力落差；二是社會交換論，強調個人單方所擁有資源的絕對性或是交換價值，影響其在婚姻內的權力；三是規範資源論，強調文化價值規範影響了夫妻權力的差異，父權或是平權文化決定了夫妻權力的平衡與否。資源論和交換論的差別，在於前者強調夫妻雙方的相對資源多寡，後者強調單方的絕對資源多寡，因為都是強調經濟資源的重要性，所以往往將之統稱為資源論，和強調文化規範的社會建構論，並列為家庭權力的兩組主要解釋。從古典家庭權力理論發展以來 (Blood and Wolfe 1960)，一般文獻多為強調資源論以及文化規範兩者，故本文也採取此兩途徑。

的權力關係動態受到潛存權力 (hidden power) 的影響，而婚姻中的潛存權力乃是受到性別意識型態塑造的結果。即使夫妻之間少有衝突，也不代表夫妻之間不存在權力關係。典型的例子如，夫妻之間雖存在不平等的家務分工模式，但是夫妻卻以性別差異來合理化，並視之為可以接受的安排，正顯示性別意識形態下的潛存權力運作結果。另外，West 與 Zimmerman(1987) 也將此種婚姻中的權力概念化為「做性別」(doing gender) 的過程，亦即夫妻透過每日互動不斷在重製社會性別結構，在各個層面給予男性相對於女性較多的權力。例如，即使妻子擁有較多資源也不會去行使因之而來的權力，反而會表示對丈夫的服從以顯示其對權力的消極。這種不斷地「做性別」的結果，使婚姻關係中丈夫的權力被保存下來。換言之，因為性別規範所造成的主觀認知（接受分工）比實質的資源多寡等，對於夫妻間的權力差距更具關鍵性的影響。

根據這兩種對家庭權力差異的理論解釋，推論本文所關切的夫妻之間政治認同的影響力，可以進一步提出兩個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社會結構造成的資源差異，是造成兩性在個別家庭內部權力差異的主因，而此種權力差異有其政治影響。丈夫藉由其較高的經濟能力以及在家務分工與決策上的權力，左右家庭中缺乏權力者（妻子）的政治態度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1997)。亦即，兩性的互動關係受到兩方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當夫妻擁有資源差異越大，相對的權力落差越大，其中較具資源的丈夫越有可能左右資源相對弱勢的妻子，而當兩者之間的社會經濟權力差距縮小後，丈夫對妻子的認同影響力則越低。據此，我們可以推論配偶對個人認同的影響力，可能透過「夫妻的資源差異」來影響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統獨傾向。

第二個假設則是，文化與社會建構的性別意識型態，往往使得婚姻中兩性權力產生落差。認知上越是接受傳統性別文化規範影響的夫妻，越接受傳統分工，夫妻權力差異越大。傳統父權文化規範下的性別分工，視女性缺乏理性思考能力，代表情感或道德，無涉於政治現實權力，使得男性主宰了政治世界 (Carroll and Zerilli 1993, 56-57)。這樣的性別規範，透過社會化過程，使得女性相對於男性發展出較為低度的政治興趣與知能。而社會建構下的性別角色認知，使得夫妻即使社經條件相當，女性仍在政治上保持相對被動不如男性積極 (楊婉瑩 2007)，或者容易受到其丈夫政治態度的影響。因此在國族認同上，接受傳統性別價值規範的結果，造成在政治角色認知上相對主動的丈夫，比較容易影響相對被動的妻子之認同。也就是，夫妻之間的認同影響方向，乃是透過「夫妻的角色主觀認知」而產生作用。而女性越是對政治採取被動的觀點，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統獨傾向愈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

簡言之，家戶內夫對妻國族認同的影響並非絕對的，而是由社會集體在結構與文化上的性別權力配置，轉換到個別家戶內的性別權力落差所決定。而個別家庭內夫妻的政治影

響力落差主要表現在兩個面向：夫妻之間的資源以及認知落差，前者可以說是影響夫妻認同傾向的客觀物質基礎，後者則是影響認同的主觀態度認知。當夫妻客觀社經地位以及主觀態度差異越大，單向（夫對妻）的認同影響越大；反之，兩者差異越小，單向（夫對妻）的認同影響也越小。

二、夫妻在客觀資源與主觀認知的差異

夫妻影響彼此政治認同的權力來源，可能是源於客觀社經地位的落差，也可能是源於主觀認知的落差，我們進而透過資料操作，來檢視夫妻在兩方面是否存在差異。首先，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資源差異，使得女性無論是在經濟資源能力、家務分工以及決策權上不及男性，夫妻之間因社經條件差異所構成的權力失衡，導致妻子的政治態度或認同容易受到先生的影響。一般而言，教育、收入與職業等都是測量個人社經資源多寡的重要變項，在夫妻權力以及家務分工的相關研究中，有以職業為主要社經指標（Berk 1985; Blumstein and Schwartz 1983; Huber and Spitze 1983; Kamo 1988; Olson and Cromwell 1975; 李美玲、楊亞潔與伊慶春 2000；唐先梅 1995），亦有以收入（Blood and Wolfe 1960; Ericksen, Yancey, and Ericksen 1979; Maret and Finlay 1984; 高淑貴與賴爾柔 1988），或教育程度作為主要社經指標（熊瑞梅與周顏玲 1998；叢肇祥 1988）。這些研究的結果皆大致發現，妻子若有就業、收入愈高、教育程度愈高，則家務工作時間愈少，而丈夫參與家務程度愈高；換言之，這三個變項不但都指向相似的結果，且彼此之間具有若干程度的相關性和可替換性。

再者，社會建構下的性別角色規範，使得女性在主觀認知或政治態度上保持相對被動，因而容易受到丈夫政治態度或認同的影響。既有的性別規範下，夫妻的政治互動過程中，先生往往不覺得他在跟妻子討論 (discussing) 政治，而是在告訴 (telling) 她政治 (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68, 141)。Huckfeldt 與 Sprague(1995) 認為兩性之間的政治溝通傾向呈現性別隔離的活動 (sexually segregated activity)，也就是男性較不願意將女性視為政治討論的對象，而妻子則是認為丈夫對政治的涉略較多，也比較了解政治，因此相對較依賴丈夫的政治意見，使得丈夫在政治態度上佔有主導性的角色。一般而言，測量因性別角色規範所影響的夫妻在政治主觀認知的差異，主要可以透過政治涉入感來加以測量。而政治涉入感包括了政治興趣、政治資訊以及政治效能感三部分。過去研究也顯示，傳統性別文化的塑造，使得女性對政治較無興趣，對政治資訊掌握也較弱，擁有較低的政治效能感，而這些主觀上政治涉入感 (political engagement) 的差異，形成女性參與政治的心理屏障 (Burns, Schlozman, and Verba 2001; Jennings and Niemi 1981;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Verba, Burns, and Schlozman 1997; 黃秀端與趙湘瓊 1996；劉

義周 1994)。以下本文透過經驗資料，觀察兩性在相關資源條件和政治涉入感上是否存在差異。

表 3 已婚男女在社經地位和政治涉入感的差異 (1996~2008)

	1996			2000		
	男 (n)	女 (n)	男-女	男 (n)	女 (n)	男-女
教育程度	2.46(547)	1.92(562)	0.54***	2.60(475)	2.25(483)	0.35***
職業聲望				3.62(474)	2.35(476)	1.27***
政治興趣				2.62(459)	2.32(455)	0.30***
政治知識	3.25(547)	2.07(556)	1.18***	3.82(476)	3.05(484)	0.77***
內在政治效能感				2.04(427)	1.91(396)	0.13*
	2004			2008		
	男 (n)	女 (n)	男-女	男 (n)	女 (n)	男-女
教育程度	2.65(652)	2.35(709)	0.30***	2.80(688)	2.50(736)	0.30***
職業聲望	3.74(643)	2.69(708)	1.05***	3.59(686)	2.52(734)	1.07***
政治興趣	3.25(630)	3.15(686)	0.01*	3.11(683)	2.99(717)	0.12***
政治知識	2.86(641)	2.02(707)	0.84***	2.08(690)	1.49(733)	0.59***
內在政治效能感	2.05(597)	1.98(654)	0.07	2.11(647)	2.04(663)	0.07*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6）、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

說明：1. 爲了分析的一致性，篩選有配偶或同居伴侶之樣本進行男女比較。另外，由於 1996 年總統選舉的問卷缺少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的相關題組，此外，職業歸類也跟其他年度的資料有明顯差異，所以僅針對教育程度和政治知識進行分析。

2. 教育程度的最小值 1 最大值 5，職業聲望的最小值 1 最大值 6，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的最小值 1 最大值 4，政治知識則介於 0~5。

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爲了檢驗兩性是否在教育程度、職業、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及內在政治效能感上有差異，¹¹ 因此本研究將上述指標轉換成有序的數值，教育程度介於 1~5，數值越大代表教育程度越高；職業聲望介於 1~6，數值越大表示職業層級越高；政治知識的範圍介於 0~5，數值越高代表政治知識越高；最後，政治興趣和內在政治效能感則在 1~4 之間，數值越高

¹¹ 理想上，本文希望增加個人的收入情況，藉此觀察夫妻之間收入的差異是否會造成權力的落差。可是，2000 年的調查問的是「個人」每月的收入，其他年度的資料則是調查「家戶」的每月收入，由於比較的基礎不同，所以本研究排除收入變項。在職業方面，本文參考黃毅志（2003）的職業聲望量表，將受訪者的職業分爲六個層級，相關操作說明請參見附錄三。

代表政治興趣越高、政治效能感越高。從上表 3 可以發現，除了 2004 年的內在政治效能感之外，其他所有的指標，皆出現明顯的性別差異，而且兩性的差異又以教育程度、職業和政治知識格外顯著，例如：1996 年已婚男女的教育程度相差約 0.54，到了 2008 年該差距雖然有減少，但也維持在 0.30 左右；就職業聲望而言，兩性歷年的差異皆大於 1；在政治知識上，1996 年時男女政治知識的差距超過 1 以上，後續幾年雖然差距持續縮小，但統計檢定的結果仍有顯著差異。這個結果表示，平均而言，已婚男性無論在教育程度、職業聲望、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和政治效能感上，皆比女性來的高。接著，本文檢視兩性在社經地位和政治涉入感的落差，是否成爲丈夫影響妻子國族認同的運作機制？再者，這個影響機制在族群認同和國家選擇上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

三、影響夫妻國族認同的機制（模型檢測）

由於 1996 年總統選舉的調查，缺乏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相關題組，雖然我們可以用教育程度和政治知識來處理四個年度的資料，可是政治知識並不完全等同於政治涉入感，而且個人政治知識的高低往往和教育程度正相關，因此本研究決定割捨包含資訊較少的 1996 年樣本。再者，爲了觀察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的歷年變化趨勢，以及避免個別年度樣本數過少的問題，所以本研究合併 2000 年、2004 年及 2008 年三次總統選舉的調查訪問資料，並透過區分男女樣本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來進行相關的假設檢驗。¹²

在統計模型的變數設定部分，過去的研究顯示，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統獨立場，與藍綠政黨傾向三者之間不但緊密相連，而且該政治分歧主要是以省籍背景爲基礎的政治動員進行劃分。在政黨傾向上越認同泛綠陣營的民衆，有較高的台灣人意識，並認爲台灣應該獨立成爲一個國家；相反地，外省人大多認同以國民黨爲主的泛藍陣營，情感上較認爲自己是中國人，並支持兩岸統一（王甫昌 1994；1998；吳乃德 1993；徐火

¹² 當感興趣的依變數有兩個以上之類別時，研究者大多採用多項勝算對數模型；然而，卻往往忽略了該模型建立在「選項間彼此相互獨立」（Independent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簡稱 IIA）的假定之上（McFadden 1974, 轉引自黃紀與王德育 2009, 45）。簡單來說，IIA 假定指的是選擇或偏好的情形並不會因爲新選項的納入或現有選項的消失而有所改變（王鼎銘 2003；2005）。一般而言，檢驗 IIA 假定的方式爲 Hausman test 和 Small-Hsiao test，關於這兩種檢定學理上的討論請參考 Long(1997) 及 Long 與 Freese(2006)。本研究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之 IIA 檢定發現，Hausman 檢定卡方值出現負值，有違 χ^2 必然大於 0 之常理，而 Small-Hsiao 檢定則均無法拒絕選項間獨立的假設，換言之，本文之模型並未違反 IIA 假定（附錄二）。此外，本文也以「多項機率單元模型」（Multinomial probit model, 簡稱 MNP）分析，發現 MNL 和 MNP 在關鍵變數的相關方向或統計檢定的顯著性上，兩種模型的估計結果皆無任何差異。因此，在考慮篇幅與資料詮釋後，本文仍選用 MNL。

炎 1996)。因此，模型的自變數除了本文主要關心的配偶省籍之外，也包含了受訪者本身的省籍背景和政黨認同。在模型中放入這兩個自變數同時具有統計控制的效果，因為配偶省籍影響國族認同方向的原因，可能出自於婚姻對偶共享相同的省籍背景和政黨認同，使得配偶省籍和受訪者自己的國族認同之間產生虛假的統計關聯 (spurious relationship)。換言之，配偶省籍對於受訪者國族認同的影響力，必須在控制自己省籍與政黨認同的條件下，也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才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配偶省籍確實會影響受訪者的認同。

再者，本文也關心配偶的省籍如何藉由夫妻間的權力關係影響另一半的國族認同方向。¹³ 我們假設丈夫省籍的影響力是透過「夫妻之間社經地位的差異」和「夫妻之間政治涉入的落差」來影響妻子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統獨傾向。然而，由於問卷題組涵蓋受訪者配偶的相關資訊甚少，除了配偶省籍外，其他幾乎一無所知。另外，由於我們發現在已婚的樣本中，教育程度和職業聲望之間的相關性高達 0.514，而且在職業聲望的次數分配上，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分佈有極大的落異，資料顯示僅有 7 位男性是家管或學生，而女性則有 775 位，男性樣本過少的觀察值，容易使得國族認同的統計模型產生偏誤。¹⁴ 因此，在考量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之間的相關性以及模型估計的不偏性之後，本文以受訪者自己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作為解決的替代方案，同時再分別將這兩個變數與配偶的省籍相乘，形成交互變項，藉此檢視丈夫對妻子國族認同的影響是否透過這兩個變數來產生作用。換言之，本文的假設轉變為，若女性自己的教育程度愈低，或女性自己的政治涉入感愈低，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統獨傾向就愈容易受到丈夫省籍的影響。此外，為了符合待驗假設的方向性，我們也將受訪者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的尺度反轉，該數值越大，教育程度越低、政治涉入感也越低。¹⁵ 最後，自從總統開放普選以及政黨輪替之後，本土意識和台灣人認同有大幅度上升的趨勢，因此模型中必須納入訪問時間點的變數，來觀察

¹³ 理想上，探討夫妻之間國族認同的最佳方式是，直接檢視配偶的國族認同是否影響自己的認同，但囿於問卷資料的限制，因此以配偶省籍作為觀察夫妻之間國族認同影響的權宜之計。

¹⁴ 作者也嘗試在模型中加入「職業聲望」、「配偶外省 * 職業聲望」等變數，並與原本的統計模型比較。基本上，我們預期男性樣本中因為家管或學生的次數過少，因此和女性樣本的統計模型相比，較容易產生估計的偏差。結果顯示在女性樣本中，確實所有關鍵變數，其相關方向和統計檢定的顯著水準皆與原本的模型一致。然而，在男性樣本的統獨模型中，配偶外省與職業聲望的交互項，因為受到次數過少的影響而膨脹了估計系數的值。因此，本研究仍以教育程度作為測量社經地位的主要變項。

¹⁵ 教育程度原本的刻度是 1~5，1 表示小學及以下，2 為國初中，3 為高中職，4 為專科，5 是大學及以上，本文將原本的數值減 1 除以 4 再乘以 -1，得到 -1~0 的分數，數值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而政治涉入感則是合併受訪者政治興趣 (0~1)、政治知識 (0~1)、內在政治效能感 (0~1) 的綜合指標，原數值範圍為 0~3，經轉換後成為 -3~0 的分數，數值越大政治涉入感越低，詳細的變數編碼方式請參照附錄三。

各年度是否存在差異。

就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模型而言（表 4），排除掉遺漏值後，男性的有效樣本數為 1,451，而女性的有效樣本數為 1,523，自由度同為 24，Pseudo R^2 分別為 0.199 和 0.154，整體來說，無論是男性樣本或女性樣本，模型皆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首先，在男性樣本部分，影響男性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主要因素為「自己的省籍」、「自己的政黨認同」和「訪問年度」；相對地，「配偶省籍」及「配偶省籍與教育程度、政治涉入感的交互項」皆未達 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具體來說，在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男性受訪者自己的省籍為本省時，其自認為是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 (odds) 是外省人的 7.1 倍；相似地，當男性受訪者自己的省籍為本省時，其族群認同為雙重認同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外省人的 2.1 倍。就政黨認同的差異而言，若男性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為泛綠時，他們自認為是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泛藍認同者的 13.2 倍；若男性受訪者沒有明顯政黨認同時，其自認為是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泛藍認同者的 5.2 倍；同樣地，在雙重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的選擇上，無特定政黨認同的男性相較於泛藍認同者，明顯偏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方面，僅教育程度在雙重認同／中國人的模型中有顯著關聯，也就是當男性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愈低，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相對於雙重認同的勝算愈高；相反來說，若男性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愈高，愈傾向擁有雙重認同，造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往往政治態度較為中立、不偏向極端。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兩個訪問年度的虛擬變數 (dummy variable) 亦達統計檢定的顯著水準，表示相較於 2000 年，2004 年和 2008 年的總統選舉，男性受訪者的台灣人認同和雙重認同有顯著的增加，而中國人認同卻逐年降低，這個趨勢與近年來台灣主體意識興起密切相關。

在女性樣本部分，影響他們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主要因素，除了自己省籍、政黨認同及訪問年度的時期效果之外，女性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還會受到配偶省籍持續且一貫的影響。詳言之，在控制其他變數之後，當女性受訪者配偶的省籍為外省時，其自認為是台灣人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配偶為本省人的 0.029 倍，其擁有雙重認同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是配偶為本省人的 0.087 倍；換句話說，若女性受訪者的先生是外省人時，他們擁有中國人認同的機率顯著提升，這也意謂著配偶省籍對於女性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直接影響。此外，在教育程度方面，因迴歸係數為負值，表示女性的教育程度愈高，其擁有雙重認同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就愈高；換言之，無論是從男性或女性身上，我們皆可觀察到教育程度提高有助於對認同採取較開放的態度，而非侷限在台灣人或中國人的選項上。此外，在政治涉入感方面，統計結果顯示女性的政治涉入感越低，則傾向增加其台灣人認同及雙重認同相對於中國人的勝算，造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是政治涉入感低的女性較容易

表 4 影響夫妻台灣人 / 中國人認同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2000~2008)

	男性樣本			女性樣本		
	台灣人	雙重認同	台灣人	台灣人	雙重認同	雙重認同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常數	-2.747(0.569)		-0.233(0.496)		1.786(0.616)	
父本省 / 外省	1.966(0.322)***	7.143	0.725(0.236)**	2.065	1.253(0.316)***	3.499
配外省 / 本省	-1.099(1.467)	0.333	0.0002(1.115)	1.000	-3.550(1.186)**	0.029
泛綠 / 泛藍	2.582(0.292)***	13.223	0.071(0.290)	1.074	3.976(0.734)***	53.315
中立 / 泛藍	1.652(0.263)***	5.217	0.599(0.239)*	1.821	1.269(0.271)***	3.559
教育程度 (由高至低)	0.084(0.372)	1.088	-1.348(0.355)***	0.260	-0.225(0.498)	0.798
政治涉入感 (由高至低)	-0.312(0.245)	0.732	0.024(0.237)	1.024	0.964(0.329)**	2.622
2004 年 / 2000 年	0.846(0.278)**	2.329	0.835(0.263)**	2.305	0.694(0.348)*	2.001
2008 年 / 2000 年	1.167(0.268)***	3.212	0.581(0.255)*	1.788	1.322(0.355)***	3.751
配外 * 教育程度	1.410(1.378)	4.096	1.888(1.102)	6.603	-0.915(0.883)	0.400
配外 * 政治涉入感	-0.777(0.777)	0.460	-0.789(0.662)	0.454	-1.146(0.661)	0.318
配外 * 2004 年	-0.627(1.015)	0.534	-0.500(0.748)	0.606	0.161(0.716)	1.175
配外 * 2008 年	0.431(0.939)	1.538	-0.504(0.736)	0.604	0.960(0.810)	2.611
模型資訊	n=1,451, Log-Likelihood=-1098.260,			n=1,523, Log-Likelihood=-1138.360,		
	LR χ^2 =519.64, df=24, $p<0.001$, Pseudo R ² =0.199			LR χ^2 =415.04, df=24, $p<0.001$, Pseudo R ² =0.154		

資料來源：陳義彥 (2000)、黃秀端 (2004)、游清鑫 (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中國人。

2. *** $p<0.001$, ** $p<0.01$; * $p<0.05$ 。

接受主流的認同。至於，先生的省籍是否透過夫妻之間社經地位的差異或政治涉入感的落差來影響妻子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模型中用兩個交互變項來分別檢視。下表 4 顯示配偶省籍和教育程度、政治涉入感的交互項皆未達 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換言之，女性受訪者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並不會因為自己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程度較低，而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造成這個和假設不符的可能原因是，台灣人和中國人認同的構成成份是以情感性和地域性的因素為主，相對於統獨來說，比較不是現實利益的考量和選擇。更重要的是，在傳統的漢人社會觀念中，出嫁的女性猶如「潑出去的水」，一旦嫁入夫家就逐漸切斷和原生家庭的聯繫關係，因此，在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的部分，不論女性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的高低，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受到丈夫省籍的直接影響。

另一方面，就統獨立場的模型來說（表 5），排除掉遺漏值後，男性的有效樣本數為 1,414，而女性的有效樣本數為 1,452，自由度同為 24，Pseudo R^2 分別為 0.144 和 0.152，整體而言，無論是男性樣本或女性樣本，模型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在以支持統一為依變數參照類的男性樣本中，影響他們支持獨立或現狀的主要因素是，自己的省籍、藍綠政黨認同和訪問年度，配偶省籍與相關的交互變項則未達 0.05 的統計顯著水準，也就是當男性受訪者的省籍為本省人、政黨認同偏向泛綠或中立，其支持獨立或維持現狀的機率就越高。此外，訪問年度的時期效果，在男性樣本中也同樣顯著，亦即相較於 2000 年，04 年和 08 年的男性民衆，其支持獨立（相對於統一）以及維持現狀（相對於統一）的機率明顯增加。反觀女性樣本，配偶外省雖和依變數呈現負相關，但在統計上卻不顯著；換言之，影響女性受訪者支持獨立、維持現狀相對於統一的原因和男性大同小異，在控制其他條件不變下，若女性為本省人、政黨認同偏向泛綠比較傾向支持獨立或維持現狀，同時，跟 2000 年相比，04 年和 08 年的女性民衆，其支持獨立或現狀相對於統一的勝算亦顯著增加。

至於統獨模型的交互變項部分，表 5 可以觀察到女性樣本中，配偶外省和教育程度的交互項跟統獨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由於迴歸係數的值為負，代表教育程度愈低，嫁給外省人的女性，會較傾向統一。換句話說，儘管丈夫的省籍對於女性的統獨立場無獨立之影響，但是丈夫省籍的效果卻會透過妻子教育程度的高低來左右她們對於國家認同的方向，當女性受訪者自己的教育程度愈低且配偶為外省人時，其支持統一的勝算明顯增加。這意謂女性的統獨立場國家選擇受到配偶省籍的間接影響，也就是，丈夫省籍對太太統獨立場的影響力，只有在女性教育程度較低時展現。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教育程度的高低往往和社會資源相關，家庭中社會資源的多寡進而影響夫妻之間的性別權力配置。因此，當妻子的教育程度愈低時，家庭內部的性別權力關係越往丈夫的方向傾斜，導致妻子的政治認同愈容易受到丈夫的影響。此外，攸關國家未來走向的統獨立場，往往涉及對兩岸政經

表 5 影響夫妻統獨立場之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2000~2008)

	男性樣本						女性樣本					
	獨立			現狀			獨立			現狀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hat{\beta}$ (s.e.)	EXP($\hat{\beta}$)
常數	-4.002(0.545)		-0.016(0.379)		-3.665(0.569)		0.309(0.396)		0.309(0.396)			
父本省 / 外省	1.061(0.323)**	2.890	0.453(0.186)*	1.574	0.994(0.349)**	2.702	0.594(0.205)**	1.811	0.594(0.205)**			
配外省 / 本省	-0.060(1.476)	0.942	-0.895(0.879)	0.409	-1.593(1.531)	0.203	-1.151(0.837)	0.316	-1.151(0.837)			
泛綠 / 泛藍	3.234(0.260)**	25.376	0.961(0.209)**	2.614	3.411(0.294)**	30.308	0.920(0.233)**	2.509	0.920(0.233)**			
中立 / 泛藍	1.589(0.254)**	4.900	0.679(0.171)**	1.973	2.021(0.277)**	7.546	0.941(0.188)**	2.562	0.941(0.188)**			
教育程度 (由高至低)	0.573(0.301)	1.773	0.147(0.250)	1.159	0.092(0.353)	1.097	0.550(0.296)	1.733	0.550(0.296)			
政治涉入感 (由高至低)	-0.538(0.211)*	0.584	0.161(0.174)	1.175	-0.249(0.237)	0.780	0.185(0.197)	1.203	0.185(0.197)			
2004 年 / 2000 年	1.186(0.243)**	3.274	0.572(0.192)**	1.772	0.822(0.268)**	2.275	0.493(0.209)*	1.638	0.493(0.209)*			
2008 年 / 2000 年	1.259(0.244)**	3.522	0.862(0.191)**	2.367	1.650(0.283)**	5.209	1.237(0.226)**	3.444	1.237(0.226)**			
配外 * 教育程度	0.677(1.296)	1.968	0.445(0.849)	1.561	-2.417(1.023)*	0.089	-1.721(0.619)**	0.179	-1.721(0.619)**			
配外 * 政治涉入感	-0.136(0.693)	0.873	-0.459(0.482)	0.632	0.373(0.788)	1.452	0.462(0.483)	1.587	0.462(0.483)			
配外 * 2004 年	-1.251(1.010)	0.286	0.170(0.577)	1.185	0.948(0.874)	2.581	1.114(0.483)*	3.047	1.114(0.483)*			
配外 * 2008 年	0.040(0.894)	1.041	0.215(0.572)	1.240	0.336(0.935)	1.399	1.032(0.544)	2.808	1.032(0.544)			
模型資訊	n=1,414, Log-Likelihood=-1236.867, LR $\chi^2=416.70$, df=24, $p<0.001$, Pseudo $R^2=0.144$						n=1,452, Log-Likelihood=-1147.773, LR $\chi^2=411.86$, df=24, $p<0.001$, Pseudo $R^2=0.152$					

資料來源：陳義彥 (2000)、黃秀端 (2004)、游清鑫 (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統一。

2. *** $p<0.001$, ** $p<0.01$, * $p<0.05$ 。

局勢的認知以及國際現狀的評估，一般民衆在統獨判斷上所需的政治資訊成本較高，這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而言，屬於相對複雜的議題。這個結果導致配偶省籍對於女性統獨國家選擇影響力的強弱程度，端視女性本身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定，當女性的教育程度愈低，其統獨態度越容易受到丈夫省籍的影響。

綜上所述，婚姻對於個人國族認同的效果，主要顯現在丈夫省籍對於妻子認同的影響，這表示家庭內部的性別權力關係容易使得妻子的國族認同向丈夫傾斜。亦即對於女性而言，配偶的省籍並非與個人的國族認同無關；反之，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產生特殊的夫對妻的國族認同影響模式。此外，先生省籍的作用方式，也在族群認同和國家選擇上不同。在族群認同方面，配偶的省籍直接影響女性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換言之，丈夫省籍的影響力是穿透了社經背景與政治涉入感差異。但在國家選擇方面，女性的統獨立場則受到配偶省籍的間接影響，也就是丈夫的省籍背景透過教育程度來影響妻子的統獨國家選擇，當妻子的教育程度愈低，其統獨立場愈容易受到丈夫的影響。

伍、結論

既有的國族認同研究，多數強調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政治社會大環境變化的影響，特別是社會中的族群關係或競爭左右著個人的認同方向。這些研究偏重於集體性的社會變遷或是族群關係對認同的影響；相較之下，本研究則是希望透過個體分析，進入到個別家戶之中，來探討何以在某些家庭中，個人的國族認同容易受到配偶的影響，又在某些家庭中，個人的國族認同比較不容易受到影響。當然，集體與個體層次的分析，並不容易切割，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層次；公領域的權力關係總是持續地進入私領域之中，而家庭中夫妻間的權力關係，往往反映的是集體社會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的特定結合方式。然而，集體社會關係和個別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並不存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特別是，在社會經歷轉型變遷的過程中，許多關係呈現不均勻的分布情況，有些家庭內部對偶關係已經漸趨平等，有些家庭內部夫妻的權力關係仍存在傳統性別分工關係，每個家戶內不同的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是否會產生不同的認同影響模式，是本研究的焦點。

本研究首先檢證，個人的國族認同受到不同婚姻組合金態的影響。跨時性的趨勢資料顯示，配偶省籍對於個人國族認同（台灣人或中國人、獨立或統一）的方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無論自己的省籍為何，配偶為外省籍具有弱化其台灣人認同以及支持獨立的效果，而且這個效果在女性身上較為明顯。近年來省籍族群關係漸趨緩和以及族群間權力漸趨均勢的結果，配偶省籍對個人認同的影響越來越不明顯，然而對於女性而言，其認同仍受到其丈夫的影響。確實，改變的族群關係中尚未改變的是，傳統社會文化以及家戶內普遍存

在的男尊女卑性別權力關係，使得女性的族群身份和主觀認同，仍向丈夫的族群方向傾斜。

然而，如同本研究所強調的，妻向夫的認同傾斜並非普遍或固定的現象，在家庭中的族群與性別權力關係是一組一組流動中的關係，找出婚姻中影響個人國族認同的作用方式，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透過區分男女模型，可以比較夫與妻自身的族群以及配偶族群，對個人認同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機制與方式，而模型結果顯示：在男性部分，影響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統獨立場的主要因素有其一致性，都是「自己的省籍」、「自己的政黨認同」和「訪問年度」，其餘和配偶相關因素都無顯著影響力；這些因素同樣也影響女性的認同方向。不同於男性的是，在女性的部分，其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與統獨國家選擇上，「配偶的省籍」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配偶的省籍直接影響的部分，表現在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上，不論女性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政治涉入感的高低，其族群認同受到丈夫省籍的直接影響，顯示配偶省籍對女性族群認同的直接影響，乃是穿透了社經背景與政治涉入感差異。相對地，配偶省籍對女性的間接影響則是表現在統獨國家選擇的部分，丈夫對妻子的認同影響，主要是透過妻子的教育程度來運作，當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時，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丈夫省籍的影響。換句話說，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此一相對原生性的認同，丈夫的族群背景幾乎是不需要條件地左右了妻子的認同；而在統獨國家選擇上，相對情境式與現實的認同上，夫對妻的影響則視權力條件的組合而定。

本文關注婚姻中的權力關係對個人國家認同的影響，也強調此權力關係並非固定的，其來源可能是族群競爭，更可能是性別角力。集體族群競爭趨緩所造成的個別結果，一是分屬不同族群的夫妻，配偶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不再是固定地由夫妻中某一強勢族群配偶影響另一弱勢族群配偶；二是即使隨著外在政治環境演變，個人族群屬性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連結關係逐漸鬆脫，但是個人的族群和個人國家認同仍存在相關性，所以夫妻仍會因為分屬不同族群而存在認同歧異，也有著去影響對方的動機。而在婚姻互動過程中，夫與妻的性別權力關係，更牽動著個人原本的族群屬性與國家認同的原生性連結。在夫妻協調族群認同歧異時，被視為嫁進對方家族的女性，不論其教育程度高低或是政治涉入感的高低，都直接受到丈夫族群背景的明示或暗示，而影響了其族群認同（台灣人／中國人），性別權力的作用幾乎不需其他因素中介。另一方面，在國家認同上，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者，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先生族群屬性的影響。也就是，性別分工與性別權力持續地運作著，但是已經呈現出細微而多樣的面貌，在不同認同層面上，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影響模式，性別權力對認同的影響方式，可能是直接赤裸地作用著，也可能是透過客觀社經條件來運作。性別權力運作的流動與多重方式，與國族認同的多層面性，既是本研究所考察的實證現實，也是一個值得持續深究的課題。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是來自於資料本身。由於既有的問卷，並未針對夫妻的配對比較來設計問題，因此本研究無法直接測量夫妻之間相對社經地位或是政治涉入感的落差，僅能以受訪者本身的社經地位來分析，然而雖有此限制，我們仍可以看到，女性的教育程度越低者，其統獨立場越容易受到配偶省籍的影響。此外，在分析配偶對個人認同的影響時，由於無法從問卷中得知配偶的國家認同，因此以配偶省籍作為配偶認同的替代變項。這種操作方式雖有其推論上的限制；但是，無論是理論上或經驗上，個人的國族認同都和自己的族群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此在缺乏夫妻配對資料的條件下，以配偶的省籍作為替代變數是本研究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將受訪者本身的省籍以及配偶的省籍來加以控制與比較，可以發現個人的國族認同不但受到自己省籍背景的影響，此外，在模型中經過控制受訪者本身的省籍，也可以發現配偶省籍的影響。另外，本研究在資料使用上採取趨勢資料或是將不同資料整併；基本上，每筆資料都是單一時間點的分析，並無法區辨個人認同的改變究竟是婚前或是婚後所發生的，不同省籍背景的夫妻在認同上的影響，也可能是在婚前擇偶時便已經發生的，但是即使如此，仍可以發現，女性的認同較容易受到對方的影響，男性則沒有這樣的現象，亦即不論婚前或婚後，婚姻的過程傾向讓女性成為受影響的一方。這些資料上的限制，使得本文在處理分析過程中必須更為謹慎地進行操作控制，然而並不影響本研究所企圖提出的核心論點。最後，婚姻與家庭是人生的必經階段，同時也是政治學習與互動的重要場域，但目前國內針對同一樣本的追蹤調查研究仍付之闕如，更遑論是以夫妻為標的的配對資料，藉由這個研究，本文希望能夠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寄望未來能有更多元、更豐富的資料，可以追蹤個人國族認同的動態發展歷程。

* * *

投稿日期：99.07.01；修改日期：99.08.26；接受日期：99.12.10

附錄一、夫妻國族認同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1996~2008)

(1) 台灣人 / 中國人認同

	1996		2000		2004		2008	
	台灣人	雙重 認同	台灣人	雙重 認同	台灣人	雙重 認同	台灣人	雙重 認同
男性樣本	2.337	0.813	2.302	0.552	2.578	0.840	2.781	0.805
	自己本省 (外省)	0.468***	0.284**	0.550***	0.366	0.434***	0.329*	0.433***
配偶外省 (本省)	10.355	2.255	9.996	1.737	13.176	2.316	6.901	2.237
	-1.256	-0.075	-1.283	0.075	-0.911	0.070	-0.163	0.023
模型資訊	0.604*	0.367	0.675	0.482	0.535	0.457	0.501	0.471
	0.285	0.928	0.277	1.078	0.402	1.073	0.318	1.023
女性樣本	n=518		n=445		n=587		n=638	
	G ² (LR X ²)=50.33		G ² (LR X ²)=38.39		G ² (LR X ²)=60.69		G ² (LR X ²)=65.65	
	df=4, p<0.001		df=4, p<0.001		df=4, p<0.001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46		pseudo R ² =0.043		pseudo R ² =0.055		pseudo R ² =0.057	
自己本省 (外省)	3.116	0.815	2.265	0.549	1.642	0.188	1.847	0.516
	0.792***	0.405*	0.604***	0.439	0.470***	0.408	0.509***	0.486
配偶外省 (本省)	22.551	2.260	9.628	1.732	5.164	1.207	6.344	1.676
	-1.721	-0.920	-1.892	-1.070	-2.115	-1.262	-0.534	0.018
模型資訊	0.452***	0.371*	0.485***	0.414*	0.404***	0.373**	0.585	0.570
	0.179	0.398	0.151	0.343	0.121	0.283	0.586	1.019
女性樣本	n=510		n=451		n=656		n=690	
	G ² (LR X ²)=60.05		G ² (LR X ²)=50.32		G ² (LR X ²)=69.60		G ² (LR X ²)=42.85	
	df=4, p<0.001		df=4, p<0.001		df=4, p<0.001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61		pseudo R ² =0.060		pseudo R ² =0.060		pseudo R ² =0.038	

資料來源：謝復生 (1996)、陳義彥 (2000)、黃秀端 (2004)、游清鑫 (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中國人。

2. 細格中數字由上至下依序為迴歸係數、標準誤、勝算對數比。

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2) 統獨立場

	1996		2000		2004		2008	
	獨立	現狀	獨立	現狀	獨立	現狀	獨立	現狀
男性樣本								
自己本省(外省)	2.388	1.658	2.291	1.093	1.828	0.827	2.233	0.468
	0.496***	0.299***	0.752**	0.331**	0.388***	0.267**	0.518***	0.290
	10.895	5.250	9.886	2.982	6.219	2.286	9.328	1.597
配偶外省(本省)	-1.144	0.528	-0.780	-0.568	-1.546	-0.264	-0.300	-0.258
	0.795	0.398	0.673	0.420	0.536**	0.336	0.429	0.352
	0.318	1.696	0.458	0.567	0.213	0.432	0.741	0.772
模型資訊	n=469 G ² (LR X ²)=61.68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62		n=414 G ² (LR X ²)=26.61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32		n=566 G ² (LR X ²)=41.60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36		n=607 G ² (LR X ²)=30.59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26	
女性樣本								
自己本省(外省)	1.954	1.299	0.939	0.803	1.919	0.780	2.151	0.944
	0.785*	0.390**	0.598	0.366*	0.251***	0.295**	0.550***	0.337**
	7.060	3.665	2.558	2.232	6.812	2.181	8.590	2.571
配偶外省(本省)	-1.890	-0.830	-1.830	-1.238	-1.187	-0.416	-0.691	-0.079
	0.658**	0.342*	0.650**	0.341***	0.451**	0.298	0.545	0.398
	0.151	0.436	0.160	0.290	0.305	0.660	0.501	0.542
模型資訊	n=415 G ² (LR X ²)=38.39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50		n=377 G ² (LR X ²)=33.05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46		n=595 G ² (LR X ²)=33.85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30		n=637 G ² (LR X ²)=26.82 df=4, p<0.001 pseudo R ² =0.025	

資料來源：謝復生（1996）、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

說明：1. 依變數參照類為統一。

2. 細格中數字由上至下依序為迴歸係數、標準誤、勝算對數比。

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附錄二

本文的依變數分別是族群認同的「台灣人／雙重認同／中國人」及國家選擇的「獨立／現狀／統一」，兩者皆屬於三分類之無序多分變數，因此本研究以「中國人」和「統一」作為參照類，運用區分男女樣本的多項勝算對數模型來分析，並以 Small-Hsiao 檢定測試模型是否通過 IIA 之檢定，詳細的檢定方式及說明請參考 Long 與 Freese(2006, 243-246)。

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IIA 假定之 Small-Hsiao 檢定

男性樣本台灣人／雙重認同／中國人的 MNL						
略去之選項	完整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full)	略去選項後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omit)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台灣人	-169.663	-164.434	10.458	13	0.656	無法拒絕 H_0
雙重認同	-144.818	-139.645	10.347	13	0.665	無法拒絕 H_0
男性樣本獨立／現狀／統一的 MNL						
略去之選項	完整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full)	略去選項後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omit)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獨立	-289.335	-282.051	14.567	13	0.335	無法拒絕 H_0
現狀	-149.549	-143.201	12.697	13	0.472	無法拒絕 H_0
女性樣本台灣人／雙重認同／中國人的 MNL						
略去之選項	完整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full)	略去選項後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omit)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台灣人	-123.490	-113.350	20.282	13	0.088	無法拒絕 H_0
雙重認同	-96.388	-90.950	10.878	13	0.621	無法拒絕 H_0
女性樣本獨立／現狀／統一的 MNL						
略去之選項	完整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full)	略去選項後模型 或然值之對數 lnL(omit)	卡方值 X^2	自由度 df	p 值	卡方檢定結果
獨立	-251.303	-245.020	12.567	13	0.482	無法拒絕 H_0
現狀	-122.250	-115.049	14.403	13	0.346	無法拒絕 H_0

資料來源：陳義彥（2000）、黃秀端（2004）、游清鑫（2008）。

說明：1. H_0 ：略去之選項獨立於其他之選項。

2. 檢定時的隨機參數設定為 1507893。

附錄三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編碼說明
族群認同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1996~2008 年問卷措辭幾近相同)	台灣人=1 雙重認同=2 中國人=3
統獨立場	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1：儘快統一 2：儘快獨立 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 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6：永遠維持現狀 (1996~2008 年問卷措辭幾近相同)	儘快獨立=1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2 永遠維持現狀=2 儘快統一=3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3
自己省籍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1996~2008 年問卷措辭完全相同)	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1 (本省人) 大陸各省市人=0 (外省人)
配偶省籍	請問您的配偶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1996~2008 年問卷措辭完全相同)	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0 (本省人) 大陸各省市人=1 (外省人)
政黨認同	[1996] a.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政黨中，您認為您比較支持那一個政黨？ b. (具體回答某黨者續問) 您認為自己非常支持 (受訪者所選黨名) 黨，還是普普通通？ c. (無具體回答某黨者追問) 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或都不偏？	國民黨、新黨=泛藍 民進黨=泛綠 其他無反應=中立 虛擬變數： 泛綠=1，其他=0 中立=1，其他=0
	[2000] a. 我們社會上總是有人說他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民進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新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親民黨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支持民進黨的」、「支持新黨的」，「支持親民黨的」，還是支持其他政黨？ b. (具體回答某黨者續問) 請問您是非常支持 (受訪者所選黨名)，還是普普通通？ c. (無具體回答某黨者追問) 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新黨、偏向親民黨，或都不偏？	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泛藍 民進黨=泛綠 其他無反應=中立 虛擬變數： 泛綠=1，其他=0 中立=1，其他=0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編碼說明
政黨認同	[2004] a.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泛藍 民進黨、建國黨、台聯=泛綠 其他無反應=中立
	b. (無具體回答某黨者追問)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虛擬變數： 泛綠=1，其他=0
	c. (a 題回答有者)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中立=1，其他=0
	d. (c 題續問) 請問，您偏向這個政黨的強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	
政黨認同	[2008] a.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國民黨、新黨、親民黨=泛藍 民進黨、台聯=泛綠 其他無反應=中立
	b. (無具體回答某黨者追問)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虛擬變數： 泛綠=1，其他=0
	c. (a 題回答有者)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中立=1，其他=0
	d. (c 題續問) 請問，您偏向這個政黨的強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	
教育程度	[1996, 2000] 請問您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小學及以下=1 國、初中=2
	[2004, 2008]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高中、職=3 專科=4 大學及以上=5
職業聲望	[2000, 2004, 2008] 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什麼？ 請問您失業、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 (若受訪者失業或退休，則以失業、退休前的職業為主)	家管、學生=1 農林漁牧、非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2 技術工、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3 事務工作人員=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5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經理人員、專業人員=6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編碼說明
政治興趣	[2000] 請問您平常對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感不感興趣？ 是非常有興趣、有點興趣、不太有興趣，還是根本就沒有興趣？	非常不關心=1 不關心=2 有點關心=3 非常關心=4
	[2004] 請問您關不關心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是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	合併樣本時，因考量尺度相同問題，所以把各年度的分數減 1 除以 3，以得到 0~1 的分數。
	[2008] 請問您對這次總統選舉的競選過程關不關心？是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	
	政治知識	[1996] 請問您：現在的台灣省省長是那一位？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您：民進黨現在誰在當主席？ 請問您：立法委員的任期是幾年？ 那一個機關有權來解釋憲法？
[2000] 請問您：我們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您：中共的國家主席是誰？ 另外再請問您，您知不知道：縣市長的任期是幾年？ 您知不知道哪一個機關有權來解釋憲法？		合併樣本時，因考量尺度相同問題，所以把各年度的分數除以其最大值，以得到 0~1 的分數。
[2004] 請問您：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是誰？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您：我國立法委員的任期為幾年？ 請問您：我國哪一個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請問您：我國現在的副總統是哪一位？		
[2008] 請問您：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請問您：現任的行政院長是誰？ 請問您：我國哪一個政府機關有權解釋憲法？		

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編碼說明
內在政治效能感	[2000] 有人說：「政治的事情太過複雜，不是像我這樣的人可以了解的」，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非常同意=1 同意=2 不同意=3
	[2004, 2008] 請問您是否同意「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老百姓實在搞不懂。」	非常不同意=4 合併樣本時，因考量尺度相同問題，所以把各年度的分數減1除以3，以得到0~1的分數。
政治涉入感綜合指標	合併政治興趣、政治知識、政治效能感三項指標。	將政治興趣、政治知識、政治效能感加總後，得到0~3的分數。
訪問年 虛擬變數	合併不同年度訪問樣本時的訪問年虛擬變數。	2004年=1，其他=0 2008年=1，其他=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考文獻

I. 中文部分

王甫昌，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 231-267。

(Wang, Fu-chang. 1993. "The Consequence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s: The Impacts of Intermarriages on Ethnic Assimil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6(1): 231-267.)

-----，1994，〈族群同化與動員：台灣民衆政黨支持之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1-34。

(-----, 1994.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Mob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Party Support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7: 1-34.)

-----，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1990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 1-45。

(-----, 1998. "Ethnic Consciousness, Nationalism, and Party Support: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in the 1990s." *Taiw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 1-45.)

-----，2001，〈台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載於《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與黃紹倫主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2001. "Taiwan's Ethnic Intermarriages and Ethnic Relations Revisited."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Comparison among Chinese Societies*, eds. Chao-chia Liu, Pao-shan Yi, Ming-kun Lee, and Shao-lun Hua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王雯君，2005，〈婚姻對於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思與言》，43(2): 119-178。

(Wang, Wen-chun. 2005. "The Impacts on Women's Ethnic Identity: Intermarriages between Hokkien and Hakka People in Taiw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43(2): 119-178.)

王鼎銘，2003，〈政策認同下的投票效用與選擇：空間投票理論在不同選舉制度間的比較〉，《選舉研究》，10(1): 171-206。

(Wang, Ding-ming. 2003. "Voting Utility and Choice Decision in 2001 El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Voting Theory in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Electoral*

- Studies* 10(1): 171-206.)
- , 2005, 〈「新中間路線」在 2000 年總統選舉的意義與作用：中位選民定理的應用分析〉，《台灣政治學刊》，9(1)：39-81。
- (-----, 2005. “The Influence of Third-Way Policy in 2000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 Application of Median Voter Theorem.”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39-81.)
- 石之瑜，2005，〈消失的中間選民：2004 年總統大選對空間理論的修正〉，《問題與研究》，44(4): 1-24。
- (Shih, Chih-yu. 2005. “The Disappearing Median Voter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 Revised.” *Wenti Yu Yanjiu* 44(4): 1-24.)
- 伊慶春、蔡瑤玲，1989，〈台北地區夫妻權力的分析：以家庭決策為例〉，載於《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Yi, Chin-chun, and Yao-ling Tsai. 1989. “An Analysis of Marital Power in Taipei Area: The Case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eds. Chin-chun Yi and Jui-ling Chu. Taipei: Sun Yat-sa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呂玉瑕、伊慶春，2005，〈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台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10: 41-94。
- (Lu, Yu-shia, and Chin-chun Yi. 2005. “Conjugal Resource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under Taiwanese Social Change: A Comparison between 1970s and 1990s Social-Cultural Context.” *Taiwanese Sociology* 10: 41-94.)
-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2000，〈家務分工：就業現實還是平等理念〉，《台灣社會學刊》，24: 59-88。
- (Lee, Mei-lin, Ya-chieh Yang, and Chin-chun Yi. 2000. “The Division of Labor: Employment Reality or Egalitarian Ideology.”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4: 59-88.)
-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33-61。
- (Wu, Nai-teh. 1993. “Party Sup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ocial Cleavag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4: 33-61.)
- , 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 75-118。
- (-----, 2002. “Identity Conflict and Political Trust: Ethn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wanese Sociology* 4: 75-118.)

- , 2005, 〈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9(2): 5-39。
- (-----, 2005. "Romance and Brea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dentity Change Taiwan."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5-39.)
- , 2008, 〈狂飆的年代？台灣民眾的認同變化，1992-2005〉，台灣社會變遷 1985~2005：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3月2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
- (-----, 2008. "The Reckless Era? National Identity Shift in Taiwan: 1992-2005." Presented at the 11th Conference on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aipei.)
- 高淑貴、賴爾柔，1988，《雙生涯家庭親職角色之研究》，計畫編號：NSC76-0341-H002-32F，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Kao, Shu-kuei, and Erh-jou Lai. 1988. "The Study of Parental Roles in Dual-Career Families." NSC76-0341-H002-32F.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唐先梅，1995，〈家庭決策與家事分工〉，載於《家庭概論》，黃迺毓、唐先梅主編，台北：空中大學。
- (Tang, Hsien-mei. 1995. "Family Decision-Making and Division of Housework." I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eds. Nai-yu Huang and Hsien-mei Tang. Taipe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 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1991至1993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 85-127。
- (Shyu, Huo-yan. 1996.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rtisan Vote-Choices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between 1991 and 1993."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85-127.)
- 徐永明、范雲，2001，〈學作台灣人：政治學習與台灣認同的變遷軌跡，1986-1996〉，《台灣政治學刊》，5: 3-63。
- (Hsu, Yung-ming, and Yun Fan. 2001. "Learning To Be Taiwanese: The Paths of Forming Taiwanese Identity."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3-63.)
-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打破維持現狀的迷思：台灣民眾統獨抉擇中理念與實務的兩難〉，《台灣政治學刊》，13(2): 3-56。
- (Keng, Shu, Jia-wei Liu, and Lu-huei Chen. 2009. "Between Principle and Pragmatism: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Choi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3(2): 3-56.)
- 盛杏媛，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0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9(1): 41-80。
- (Sheng, Shing-yuan. 2002. "The Issue Taiwan Independence vs.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 and Voting Behavior in Taiwan: An Analysis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9(1): 41-80.)
- 盛杏媛、陳義彥，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2001年立委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10(1): 7-40。
- (Sheng, Shing-yuan, and Yih-yan Chen. 2003. “Political Cleavage and Party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1): 7-40.)
- 陳義彥，2000，《跨世紀總統選舉中選民投票行為科際整合研究》，計畫編號：NSC89-2414-H004-021-SSS，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Chen, Yih-yan. 2000.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Voting Behavior in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NSC89-2414-H004-021-SSS.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陳義彥、陳陸輝，2003，〈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觀的解析〉，《中國大陸研究》，46(5): 1-20。
- (Chen, Yih-yan, and Lu-huei Chen. 2003. “Ambiguity or Uncertainty: Preference on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Issue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6(5): 1-20.)
- 陳陸輝、周應龍，2004，〈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35(2): 143-186。
- (Chen, Lu-huei, and Ying-lung Chou. 2004.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eople’s Preference on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Issue.” *East Asia Studies* 35(2): 143-186.)
-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兩岸關係與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16(2): 1-22。
- (Chen, Lu-huei, Shu Keng, and T. Y. Wang. 2009. “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Effects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de Interests, and Military Threat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6(2): 1-22.)
- 游清鑫，2008，《2005年至2008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V)：民國九十七年總統選舉面訪案》，計畫編號：NSC96-2420-H004-017，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Yu, Ching-hsin. 2008.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NSC96-2420-H004-017.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黃紀、王德育，2009，〈2008年立委選舉對總統選舉的影響：鐘擺效應？西瓜效應？〉，載於《2008年總統選舉：論二次政黨輪替之關鍵選舉》，陳陸輝、游清鑫與黃紀主編，

- 台北：五南。
- (Huang, Chi, and T. Y. Wang. 2009. "Sequence Effects of Taiwan's 2008 Legislativ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adisonianism or Bandwagoning?" In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ritical Election of Second Party Turnover in Taiwan*, eds. Lu-huei Chen, Ching-hsin Yu, and Chi Huang. Taipei: Wunan.)
- 黃秀端，2004，〈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九十三年總統大選民調案〉，計畫編號：NSC92-2420-H031-004，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Hawang, Shioh-duan. 2004.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2-2004 (III):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04." NSC92-2420-H031-004.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 黃秀端、趙湘瓊，1996，〈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 72 年至民國 81 年〉，《問題與研究》，35(10): 71-95。
- (Hawang, Shioh-duan, and Shiang-chong Chou. 1996. "Changes in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aiwan Women: 1983-1992." *Wenti Yu Yanjiu* 35(10): 71-95.)
- 黃毅志，2003，〈「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師大教育研究集刊》，49(4): 1-31。
- (Hwang, Yih-jih. 2003.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New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Socioeconomic Scores for Taiwa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9(4): 1-31.)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
- (Yang, Wan-ying. 2007.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2): 53-94.)
- ，2009，〈民族主義的父系家 / 族譜的繁衍與衰弱：台灣個案的經驗〉，《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2): 291-323。
- (-----, 2009. "The Reproduction and Decline of the Patrilineal Genealogy of Nationalism: A Taiwan Cas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1(2): 291-323.)
-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16(2): 23-49。
- (Cheng, Su-feng. 2009. "Ethnicity, Identity, and Vote Choic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6(2): 23-49.)
- 劉嘉琳，2006，〈台灣民眾統獨態度中的理性和感性：2004 年總統大選民調資料的分析〉，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Liu, Jia-lin. 2006. "The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Affect in 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toward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The Analysis of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Survey Data." Master's thesis. Soochow University.)

劉義周，1994，〈政治態度的性別差異：男女有別或男女不平等？〉，《政治學報》，23: 133-162。

(Liu, I-chou. 1994. "Gender Gap of Political Attitude: Difference or Inequalit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133-162.)

熊瑞梅、周顏玲，1998，〈台灣已婚勞工家務分工不平等的影響因素與意涵〉，跨世紀台灣的人口與相關現象學術研討會，3月21-22日，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Hsiung, Jui-mei, and Yen-ling Chou. 1998.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Housework Division in Taiwan." Presented at Cross-Century Conference on Demography and Social Phenomena in Taiwan, Taipei.)

謝復生，1996，《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計畫編號：NSC85-2414-H004-017-Q3，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Hsieh, John F. S. 1996.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Voting Behavior in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NSC85-2414-H004-017-Q3.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叢肇祥，1988，〈丈夫參與家事工作及其對夫妻雙方感受影響之研究：「雙工作家庭」與「單工作家庭」之比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Tung, Jau-shiang. 1988.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Housework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utual Receptions between Marital Coupl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ual- and Single-Career Families." Master's thesis. Soochow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0，〈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檢索日期：2010年4月28日。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0. "Trends in Core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Taiwanese." Election Study Center Website. <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htm> [accessed April 28, 2010].)

II. 外文部分

Alba, Richard. 1990.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ck, Paul Allen, and M. Kent Jennings. 1975. "Parents as 'Middlepers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37(1): 83-107.
- Beckman-Brindley, Sharon, and Joseph B. Tavormina. 1978. "Power Relationships in Families: A Social-Exchange Perspective." *Family Process* 17(4): 423-436.
- Berk, Sarah. 1985. *The Gender Factory: The Apportionment of Work in American Households*. New York: Plenum.
- Blood, Robert O. Jr.,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lumstein, Philip, and Pepper Schwartz. 1983.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 Sex*.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Burns, Nancy, Kay L. Schlozman, and Sidney Verba. 1997. "The Public Consequences of Private Inequality: Family Life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 373-389.
- , 2001.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Ac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oll, Susan J., and Linda Zerilli. 1993. "Feminist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Discipline II*, ed. Ada W. Finift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Chang, Andy G., and T. Y. Wang. 2005.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0(1-2): 29-49.
- Chu, Yun-han. 2004.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44(4): 484-512.
- Cohen, Steven. 1983. *American Modernity and Jewish Identity*. New York, NY: Tavistock Publication.
- Coltrane, Scott. 1996. *Family Man: Fatherhood, Housework, and Gender Equ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ickson, Julia A., William L. Yancey, and Eugene P. Erickson. 1979. "The Division of Family Ro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1(2): 301-313.
- Gordon, Milton.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 Hsieh, John F. S., and Emerson M. S. Niou. 1996.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 Electoral Studies* 15(2): 219-235.
- Huber, Joan, and Glenna Spitze. 1983. *Sex Stratification: Children, Housework, and Job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ckfeldt, Robert R., and John Sprague. 1995. *Citizens, Politics,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in an Election Campaig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mo, Yoshinori. 1988.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Resources, Power,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9(2): 177-200.
-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Gender and Society* 3(2): 187-216.
- . 1991. "Gender, Power, and Feminist Theory." In *The Gender of Power*, ed. Kathy Davis. Newbury Park, CA: Sage.
-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81.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68.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3rd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Shana, Jim Sidanius, Joshua L. Rabinowitz, and Christopher Federico. 1998. "Ethnic Identity, Legitimizing Ideologies, and Social Status: A Matter of Ideological Asymmet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9(2): 373-404.
- Long, J. Scott. 1997.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ong, J. Scott, and Jeremy Freese. 2006.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2nd ed.). College Station, TX: Stata Corporation.
- Maret, Elizabeth, and Barbara Finlay. 1984.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Wom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2): 357-364.
- Niou, Emerson M. S. 2005. "A New Measure of Preferences on the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ssue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0(1-2): 91-104.
- Olson, David H., and Ronald E. Cromwell. 1975. "Power in Families." In *Power in Families*, eds. Ronald E. Cromwell and David H. Olson. New York: John Wiley.
- Olzak, Susan. 1992.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lejandro. 1984. "The Rise of Ethnicity: Determinants of Ethnic Perceptions among the

- Cuban Exiles in Miam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3): 383-397.
- Safilios-Rothschild, Constantina. 1967. “A Comparison of Power Structur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Urban Greek and French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9(2): 345-352.
- Scanzoni, John. 1979. “Social Processes and Power in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bout Families*, eds. Wesley R. Burr, Ira L. Reiss, Reuben Hill, and F. Ivan Ny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 1982. *Sexual Bargaining: Power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Marriage*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anzoni, John, and Greer L. Fox. 1980. “Sex Roles, Family, and Society: The Seventies and Beyon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2(4): 743-756.
- Sexton, Christine S., and Daniel S. Perlman. 1989. “Couples’ Career Orientation,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nd Perceived Equity as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Pow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1(4): 933-941.
- Sidanius, Jim, Seymour Feshbach, Shana Levin, and Felicia Pratto. 1997. “The Interface between Ethnic and National Attachment: Ethnic Pluralism or Ethnic Dominan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1): 102-133.
- Stephan, Cookie W. 1991. “Ethnic Identity among Mixed Heritage People in Hawaii.” *Symbolic Interaction* 14(3): 261-277.
- Stephan, Cookie W., and Walter G. Stephan. 1989. “After Intermarriage: Ethnic Identity among Mixed-Heritage Japanese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2): 507-519.
- Stoker, Laura, and M. Kent Jennings. 1995. “Life-Cycl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rria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421-433.
- , 2005.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Influence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ed. Alan S. Zuckerma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Tichenor, Veronica. 1999. “Status and Income as Gendered Resources: The Case of Marital Pow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3): 638-650.
- Verba, Sidney, Kay L.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 Nancy Burns, and Kay L. Schlozman.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59(4): 1051-1072.
- Wang, T. Y., and I-chou Liou. 2004. “Contending Identiti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44(4): 568-590.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2): 125-151.
- Whyte, Martin. 1990. *Dating, Mating, and Marriag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Yinger, Milton. 1981. “Toward a Theory of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3): 249-264.
- Zuckerman, Alan S., Jennifer Fitzgerald, and Josip Dasović. 2005. “Do Couples Support the Same Political Parties? Sometimes: Evidence from British and German Household Panel Survey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ed. Alan S. Zuckerma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Power on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Same Roof (1996-2008)

Wan-ying Yang* · Kuan-chen Lee**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power relationship within households affects individuals' national identity. Comparing with the past studies which address the collective changes of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instead focuses on individual households to explore the malleability of individual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d by marriages. Family pow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ocioeconomic-resource and gender role differences have great impact upon the power distribution among husbands and wives, this study applies the 1996-2008 cross-sectional data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gender power within households on individuals'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show that, individuals' national identity is affected by their spouses' ethnic groupings, and women are more likely than men to be affected by their spouses'. The models show that, on the male part, their identity on Taiwanese/Chinese and pro-independence/unification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ir own ethnic backgrou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year of investigation, these factors also affect women's national identities. However, in contrast to men, women's identity on Taiwanese/Chinese and pro-independence/unification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ir spouses' ethnicities. In terms of the Taiwanese/Chinese identity, women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ir husbands' ethnicities, regardless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or political engagements. Relatively, in terms of the pro-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dentity, women are indirectly affected by thei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usbands' ethnic backgrounds caused by the educational gap. As the wives' education level gets lower, their pro-independence/unification stance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ir husbands' ethnicities. In short, the gender asymmetries of which wives' identity affected by their husbands' ethnicities are not fixed, rather they are distributed differently across households and varied by identity dimensions.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choice, marriage, gender power